执行主编:张天龙 责任编辑:郑璐 电话:(0451)84612073 E-mail:zhenglu59@163.com

抗美援朝战场上的“辽宁铁军”



1950年,宽甸县担架队出发上前线。

翻开《东北日报》的抗美援朝专题图片库,与支援前线相关的图片有40余张。镜头之下,有满载军粮的马车队,有徒步出征的担架队,还有满载慰问品的卡车队……每一张照片,都彰显着抗美援朝战场上“辽宁铁军”的担当。

长期研究抗美援朝运动史的辽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卢骅指出,抗美援朝战争期间,辽宁这片土地先后有246万人参加抗美援朝各种战勤工作,有力地保证了前线作战对各种物资和人力的需要,为取得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烽火逆行

在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群众游行队伍中,3位辽宁老人的身影让无数人瞬间穿越回那段烽火岁月。他们是抗美援朝战场上的“生命摆渡人”——李春超、赫贵礼、李洪岳。

“抗美援朝战争初期,辽宁就组织了8000余副担架和5万多名民工赴朝支援。”卢骅介绍说,这支庞大的支前队伍,除了工人、农民外,还有参加过解放战争的老担架队员。他们中一部分跟随志愿军部队直接入朝参战,另一部分则留在国内支前,主要负责转运伤员、运送物资。

在无数烽火逆行的支前民工中,家住原安东市凤城县(今丹东凤城市)的赫贵礼,正是最早一批跨过鸭绿江的担架队员。1950年10月的一个深夜,他与担架队队员们一起挤在闷罐火车里,驶过鸭绿江大桥,踏上了朝鲜新义州的土地。“到了新义州,大家立刻下车往山上隐蔽。美军飞机白天会不间断地侦察,见人就扫射、投弹。”

同样来自凤城的李春超入朝时还没来得及适应陌生的战地环境就遭遇了生死考验。“我当时完全蒙了,脑子一片空白,不知道该往哪躲。”他的回忆里,满是恐惧与无助,“只能眼睁睁看着敌机由远及近,轰鸣声震耳欲聋。炸弹落下的瞬间,大地都在剧烈颤抖,身边许多战友当场就牺牲了。”短暂的慌乱过后,李春超才勉强找到一处隐蔽地点,侥幸逃过了一劫。

随着战争形势的不断发展,前线对支前力量的需求越来越迫切,而辽宁人民支援前线的脚步也从未有过片刻停歇。1951年1月,根据战场形势的实际需要,辽宁又紧急组建了7个精干灵活、半军事化管理的志愿担架团,总人数达1万人,再次为前线注入了强劲的支援力量。

支前队伍的建制也随着战争的推进发生变化。“1951年8月以后,由民工组成的支前队伍,正式改编为志愿军编制内的正规军队建制,也就是中国人民志愿军辎重团。”卢骅补充道,“到1951年年底,3万余名辽宁民工完成了支前任务,光荣返回国内。”

转运伤员

在朝鲜战场,支前民工们凭着一副副铁肩膀,筑就了一条跨越生死的生命通道。在这条通道上,承载着伤员的希望,流淌着普通人的热血,更镌刻着中华民族临危不惧、守望相助的精神丰碑。

赫贵礼就是这些“生命摆渡人”中的一个。他的任务很明确:从火线上把伤员抢下来,以最快速度送到兵站,再转去后方医院。“好多伤员能熬到医院、得到救治,全靠担架队跟死神抢时间,每一分每一秒都不敢耽误。”当年的场景,赫贵礼仍历历在目。

在战场上,最难的任务就是抬着伤员往山上走,一不小心,伤员就会从担架上摔下来。为了让担架更平稳,赫贵礼想了个办法——他在前面把担架带挎到脖子上,两手拄地跪着向前走,后边的人站着走。山路上尖硬的石头,磨破了他的膝盖,鲜血染红了裤腿。然而他只有一个念头:救治伤员最重要!

这样与死神赛跑的转运任务,在抗美援朝战争初期尤为艰难。彼时战区医疗条件简陋、治疗力量不足,大量无法随军行动的伤员,都需要被紧急送回国内接受治疗。

转运过程随时有危险发生。1951年5月,第五次战役打得正激烈,一支来自原辽西省盘山县(今辽宁省盘锦市盘山县)的担架队接到紧急命令:去金刚山地区转移伤病员。那时候,敌人正疯狂地向金刚山反扑,战场形势凶险极了,留在当地的2000多名伤员必须马上转移,晚一步都可能有生命危险。

就在大家争分夺秒转运的时候,敌机突然飞到上空,炸弹一颗接一颗地往下扔,地面上的炮弹也像雨点似的打了过来。生死关头,支前民工们压根顾不上自己的安危,死死守在担架旁,始终没离开转运一线。“这次抢运,一副担架最多先后抬过20多个伤员。”卢骅感慨道。

队伍里有个叫马述文的随队医生,轰炸的时候被弹片伤到了头,队员们急着要抬他转移,却被他一口拒绝。他忍着头部的剧痛,继续留在现场抢救伤员,经他包扎处理的伤员超过150人。马述文用自己的坚守,为更多伤员赢得了转运和救治的时间。

在查阅档案时,卢骅对一个叫宁儒贤的“支前英雄”印象尤为深刻。1950年11月,他在阜新报名参加担架队,1951年3月底跟着队伍进了朝鲜。一次战斗中,连队被打散,混乱中宁儒贤和几名队员仍抬着3名伤员,在炮火中艰难前行。有队员吓怕了,手足无措。宁儒贤一看,立马火了,扯着嗓子喊道:“咋的!怕了?来的时候咱咋说的?有咱们在,就有伤员在!咱们快点走!”话刚说完,他就重新担起担架的带子,顶着炮火继续往前走。“这一路,他们足足撑了七天七夜。饿了,就抓把干粮啃两口;累了,就几个人轮流换着抬。终于把3名伤员平平安安送到了兵站,跟部队顺利会合。”卢骅说,第五次战役结束后,宁儒贤因为这份生死不离的坚守,被评为了“支前英雄”。

“由支前民工筑就的这条生死通道,不仅运送着伤员与希望,更凝结着普通人的英雄气概。”卢骅在阅读史料中常常被这些平凡人的事迹感动,“他们没有军装,却有着和战士一样坚定的信念;没有军功章,却用铁肩担起了生命的重量。”据统计,在整个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卫生部门工作人员与支前民工紧密配合、顽强奋战,一次次突破敌机的封锁,绝大多数伤员被安全运回国内接受治疗。

战地奔忙

朝鲜战场上的支前民工,是一群没有扛枪却同样冲锋的战士。他们既是前线军用物资的运送者、伤病员的转运者,也主动承担起修桥补路、挖掘工事、打扫战场等临时战勤任务。

第五次战役期间,志愿军向金化、金城一带推进。此时,天公不作美,瓢泼大雨引发山洪,汹涌的江水瞬间冲垮了通往前线的一座关键大桥。江对岸,两个师的志愿军部队被阻隔。紧要关头,辽西民工担架队与志愿军战士一起,投入抢修大桥的工作。队员们往返于几百米外的山头,顾不上脚下的泥泞,搬运石头、采伐树木。不少人脚和肩头被尖锐的石块、树枝划破,鲜血直流;有人被倾倒的大树砸伤腰部,仍咬牙坚持。

更危险的是,抢修过程中,敌机分三批呼啸而至,轰炸与扫射轮番进行。子弹在耳边尖啸而过,炸弹在不远处轰然爆炸。即便如此,没有一个人退缩,大家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快一点,再快一点!最终,仅用10个小时就修好了大桥,确保部队顺利过江。

1951年2月初,本溪县支前民工支队奉命进驻朝鲜西浦执行物资转运任务。这里是前线重要的物资集散地,也是敌机重点“关照”的目标,有时候,一天就有几百架飞机轮番扫射轰炸。因此,火车一到站,民工们必须在敌机空袭的间隙里完成卸车、转运等任务,每一分每一秒都关乎前线安危,抢运工作既紧迫又凶险。

据当时担任本溪县马车队教导员的刘宝山回忆,在朝鲜执行战勤任务的民工,经常在严寒中,趁着黑夜进行倒垛、调顺水沟,下面垫好防水垛底,上面铺好防雨的毡盖,保护好来之不易的粮食和弹药。往前线运送物资,主要靠人力手推车。手推车通不过,就肩扛手提送往前线……

抢运途中的突发险情更是家常便饭。一天,小队长关文德突然发现一处露天物资库附近燃起大火,火光借着风势疯狂蔓延,物资库危在旦夕。“快!跟我救火!”关文德当即大喊一声,率先冲向火海,身后30多名民工紧随其后。此时,关文德的头发和眉毛被烧焦,可他全然不顾,只顾着奋力扑向最猛烈的火头。最终成功扑灭大火,保住了这批宝贵的物资。

关文德所在的小队也因这次英勇表现,受到了上级的通报表扬。1951年,关文德还作为朝鲜战场支前民工代表,赴京参加国庆典礼,感受到了祖国人民对支前民工的认可与敬意。

在支前民工的队伍里,从不缺少挺身而出的勇者。辽阳县的吴家禾便是其中的优秀代表。他担任辽阳县支前大车队第二小队队长,带领队员们在炮火中穿梭运送补给。

1952年秋,敌人企图夺取一处无名高地。为保障前线弹药和物资供应,吴家禾带领小队利用秘密大车通道运送补给。察觉到美机频繁来袭的异常后,他带领十几位队员仔细排查,成功逮捕3名敌方特务,并缴获电台一部。这次排查彻底清除了通道隐患,确保了秘密通道的安全,让弹药和给养得以源源不断地送往前线。

在烽火连天的朝鲜战场上,冲在支前一线的“辽宁铁军”,用汗水浇灌忠诚,用鲜血捍卫使命,很多人更是献出宝贵生命,书写了一首首可歌可泣的英雄赞歌!

卢立业

来源:《党史纵横》